

我们是苏维埃人

波列伏依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我们是苏维埃人

〔苏〕波列伏依著

田丰译 王信仁 臧雨村 主力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Борис Полевой
Мы——Советские люди

本书根据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49年版本译出

我们是苏维埃人

〔苏〕波列伏依 著

郑泽生 毛信仁 戚雨村 主 万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商务印书馆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12.625 插页3 字数289,000

1984年8月新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5,200册

根据新文艺版修订

书号：10188·485 定价：1.50元

作者的话

这本书里没有虚构的故事。

我没有特地去找过题材，也没有臆造过人物。在四年的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我以《真理报》随军记者的身份跑遍了各个战线，认识了千百个各式各样的苏维埃人，他们曾表现了无与伦比的勇敢、刚毅、坚韧不拔的意志和伟大而不可战胜的精神。高度的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性照耀他们的事业。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鼓舞他们去建立史无前例的功勋，支持他们忍受最艰苦的考验，赋予他们以力量。在我会见他们本人、或者是熟悉他们的曾经是他们战友的人时，我很详尽地把他们口述的故事记录下来，希望有一天可以把他们的事迹报道给苏维埃的人们。

在这本书里，我收集了这样一些人的故事，他们的命运在我看来都是最最饶有意味的。这些主人公都不是平空杜撰出来的，他们是士兵、军官、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他们都是一些武装起来捍卫自己祖国的苏维埃人。这本书里的大多数人名和其他各种名称都是真实的。书中的人物有的还活着，有的已经去世了。

本书所写的都是一些普通、平凡而又伟大的坚贞不屈、百折不挠的苏维埃人。

目 次

作者的话

马特维·库兹明的最后一天	1
一个近卫军的士兵	10
一把泥土	25
一份《真理报》	38
侦察员	46
她的家庭	57
三个朋友	69
一首史诗的诞生	80
在伏尔加河岸上	105
塔拉库利碉堡	113
伏尔阔夫两兄弟	128
我们是苏维埃人	141
团队的旗帜	162
圣诞前夕	174
在军用公路上	193
妈妈克拉娃	213

一个无名战士的坟墓	226
玛丽雅	241
义兄弟	251
“潘”·秋兴和“潘”·杰列叶夫	266
一个老乡	288
工兵尼古拉·哈里托诺夫	314
自己人	328
在爱森街的前沿阵地	358
愿望实现了	376
圣诞晚会	389

马特维·库兹明的最后一天

马特维·库兹明在同村居民中是以孤僻出名的。

他住在村外的一所孤零零地伫立在森林边缘上的歪歪斜斜、破破烂烂的小屋里。他抑郁沉默，很少和人们来往，喜欢带着狗，肩头背上一杆老式猎枪，独个儿在森林沼泽里游荡。春天，当树上抽出嫩芽，在森林里解冻地面上的泛青的雪粒上响起了松鸡求偶的鸣声时，库兹明总是钉上他那小屋的门，带着他的失去父母由他抚养的小孙儿伐夏，到遥远的森林中的湖滨去，在那儿他一待就是几个星期。

集体农庄庄员们并不是不喜欢他，而是对他不大了解，于是就跟他疏远了。谁晓得这一个不爱交往、沉默寡言、而好在森林中人不知鬼不晓的地方遨游的人的心思呢？再说这种打猎的癖好，在村中早就为人们所轻视了。虽然这样，他却非常出色地执行着农庄看守人的职责。他已经是八十开外的人了，可是不管黑夜白天，四周就没有人敢侵犯马特维老爹和他那只毛茸茸的凶狗沙立克所看守的农庄财物。

当战祸蔓延到维利基卢基湖区的时候，驻在该区的德国山地步兵师的一个滑雪营奉命开到黎明集体农庄来了。有人把这个阴郁孤僻的老人的情况报告了营长，营长认为他正是一个适

合当村长的人物。

马特维·库兹明被唤到设在集体农庄管理处新房屋内的德国军司令部去。他们递给他一杯德国伏特加，并要他担任村长。老人向军官表示了谢意，推托身体不好，拒绝了喝酒，同时借口年老、耳聋、多病，把村长的职务也给辞掉了。

德国人也就由他去了。为了对他表示特别优待，竟把他遵照司令部命令缴出的那杆老式猎枪也还给了他。

初春，德国人在湖滨集结兵力准备进攻，山地步兵师向前方移动，驻扎在黎明集体农庄的滑雪营奉命避免战斗，经从森林沼泽偷偷潜入苏军阵地，从后方袭击高尔泊诺夫将军的前哨部队。这时候，他们想起了库兹明，因为他们需要一个熟谙森林小径的人作向导。但是还有谁比马特维老爹更清楚地知道这些小径呢？他曾经在这些小径上踩过多少遍，他熟悉这儿的每一个沼泽、每一棵松树、每一块石头以及每一个神秘的行猎标记。

营长派人把库兹明找了来，他要老人在夜间悄悄地把他们带到苏军阵地的后方去。如果拒绝，就枪毙他，如果执行命令，就给他钱、面粉、火油，而最主要的是给他一杆猎人梦寐以求的德制三轮名牌双筒猎枪。

马特维·库兹明一声不响地站在军官面前，揉搓着他那顶毛茸茸的、破旧的羊皮帽，用行家的眼光鉴赏着那杆在阳光下闪着珍珠似的蓝莹莹光彩的猎枪。军官不耐烦地用指节频频地敲着桌面。他的命运，他一营人的命运，甚至于经过周密策划的整个战役的后果，都系在这一个阴沉而无法了解的老人的身上。这当儿，军官一面瞅着马特维老爹投射在那杆猎枪上的贪婪目光，一面尽力揣度着这个阴沉的林中老人的心思。

“一杆好枪，”库兹明用他那起茧的手掌摸了摸枪筒，终于开

口了。他斜睨了军官一眼，问道：“可以另外再加几个钱吗？长官。”

“哦——啊！”军官高兴地喊了起来，“翻译给他听，他是个讲究实际的人，这很好，告诉他：德军司令部一向尊敬讲究实际的人，德军司令部对那些肯忠心替他们办事的人是不在乎花钱的。”

军官高兴极了。他们找到了一个可靠的向导。但这对他来说还不是最主要的。他和他的一营人从阳光和煦、甚至在战祸中也歌舞升平的法国被调到这个阴霾寒冷的森林里来已经有五个月了。在这些日子里，不知怎的，他开始本能地惧怕起这些他不可理解的苏维埃人，这个暗淡阴险的大自然，这些偏僻荒凉的森林地带。在这儿，每一个雪堆，每一棵灌木，每一个树桩，都可能出乎意料地打出冷枪来；在这儿，即使是在远离前线的大后方，他们也不得不和衣睡觉，枕头下放上一把扳开机头的手枪。

可是，金钱，金钱！原来，它就在这儿，就在这些看见敌人到来就要纵火烧掉自己房屋的狂人之中，也竟会保持它的威力。老人试探地望着他，显然他在竭力揣度他们会不会骗他，会不会付给他钱！

“告诉他，他为我们办事，我们将要重重地赏他，给他一千卢布。”军官匆忙地加上了一句。

老人听完了翻译的话后，从灰黄色的浓眉下用迟钝的目光久久地瞅着军官，考虑了一会儿，然后回答说：

“太少啦，您想廉价收买我吗？”

“嗯，一千五，好，两千吧！”

“长官，先付一半！”

军官跟翻译商量了一下后，就仔细地把钞票数了出来。老

人用他那只粗糙的、青筋暴绽的大手从桌上抓起了钱，满不在乎地把它塞进了帽子的衬里中去。

“好吧！我带你们打秘密的小道走，这小道除了我，只有老狼才晓得呢！准确地告诉我，你们究竟要上哪儿去？”

德国人说明了地点，打算在地图上指给他看。

“这就知道啦！我老上那儿打狐狸的。天不亮，我就可以把你们领到。……长官，只是那杆枪可别骗我呀！”

集体农庄庄员们看见他暗自微笑地从军官的住宅里走出来，他跟往常一样冷漠无言，对任何人都不瞧一眼。他对那些从他背后传来的窃窃咒骂，只咧咧嘴就算了。当一个健壮的小伙子，集体农庄的前任会计员，赶上来威胁他，说因为他和德国人勾结，要烧掉他的小屋时，他头也不回地嘟囔了一句：

“回去叫你妈妈给你揩揩鼻涕吧！”

集体农庄庄员们从远处监视着马特维的小屋，瞧见他的孙儿伐夏在半小时后背着个帆布包，带了沙立克跑下台阶，在森林边缘的灌木丛中消失了。过了一会儿，他们又看见老人把他那宽大衬皮的猎用滑雪履拿出门外，用熊脂擦拭起来，他不时眺望着那德国军官的住宅。

这时候，德国人正准备出发。军官坐在桌旁，在惨淡的电石灯光下，继续写他上次没有写完的一封信给他哥哥威廉——萨克森一所光学工厂的工程师——的信。

他写道：

亲爱的威廉：

一个多月以前我就开始写这封信了，但总不能把它写完，这不是因为我没有时间，不，时间简直是太多了。最近几个月来，我们驻扎在

这个可诅咒的森林里，为了消磨时间，我们总是重复着那老一套的愚蠢的演习，这些玩意儿，我们永远也用不上的，因为那些俄国人不按规则作战，把仗打得颠三倒四的。今天，我们又要出发了。我想在再一次试试自己的命运之前，写完这封信……

恭喜我吧！今天我似乎获得了一次巨大的、应该说是出乎意料的胜利。我找到了一把能够打开那些该死的、谜一般的、带给我们许多麻烦的俄国人心灵的钥匙。这没有什么新奇的，亲爱的哥哥，它仍旧是替我们打开全欧洲门户的那柄得心应手的老钥匙。钱，我的亲爱的，那就是平常的、巧妙地给出去的钱。很遗憾，在这个国家里，我们却很少看重它。我们总认为那些苏俄人是一种特殊的民族，让希特勒先生麾下的好汉用自动步枪来说服他们还更有把握些。你还记得吧，我在正月里写给你的信中，曾提到本地的一个老猎人，从外表看来很象李耳王。他叫什么名字，我怎么也记不起来了，（这些俄国人的名字，真见鬼！）今天我对他做了一次试验，亲爱的威廉，你想想看吧，这次试验竟然非常成功。为了面子起见，他开头还踌躇了一下，但后来，他终于同意在今天带我们到……好，就写到这里吧！寇特方才进来报告，全营都准备好了。再见吧！亲爱的哥哥！象先前那样地拥抱你，信呢，看上去只好待下次再写完啦……

滑雪营在天黑的时候离开了村庄，他们全副武装，把机关枪架在雪橇上。不久，他们离开了大道，插入森林中去了。

马特维·库兹明穿着宽大的自制滑雪履，跨着猎人的豪迈阔步，领先滑行。黑暗加深了，飘着干巴巴的、飒飒作响的雪花，不一会儿，天色变得十分黑了，只能看见前面一个人的背脊。老人带领德国人笔直突进原始森林。

这支队伍越过雪堆，踏着杳无人迹的坚硬冰雪块，涉过沟壑和冻结的溪水，强行穿过灌木丛向前行进，整整走了一夜。军官

拿着指南针，校正着行军的方向。他好几次喊住走在前面的马特维，通过翻译问他：为什么道路这样曲曲折折，是否不久就可以到达目的地了？马特维总是这样回答：

“森林里没有公路……耐心些，长官，天不亮我们就可以赶到了。”并且每一次都提起那杆猎枪。

德国人在武器和弹药的重压下累得精疲力尽，他们拖着沉重的步子在辽阔的原始森林里蹒跚着。在黑暗中，他们不时撞在树上，绊在灌木丛里，滑雪履互相踩踏，跌倒了又爬起来。他们好象感觉到：这一座在黑夜里发出令人恐怖的簌簌声音的看不见的森林，故意在他们的脚下布满很多雪堆，用有刺的爪子攫住他们的军服，在道路上搁了许多树木。这时候，班长们的吆喝声已经不能再集合起这支疲惫涣散的队伍了。

当寒冷的天空初现拂晓的红光时，滑雪营的先头部队终于到达了森林边沿，他们在一条矮树丛生的深沟前的旷地上停了下来。

“嗯，看来我们是到了。马特维·库兹明晓得应当怎么办，”老人说。

他摘下帽子，用帽子擦了擦他那汗淋淋的秃顶。

疲惫不堪的军官们就坐在雪地上，吃力地把烟卷夹在冻僵了的颤抖的手指里狂吸着。班长们拉开嗓门，吆喝那些掉队的、穿着行军中弄得肮脏破烂的白罩袍的士兵集合到旷地上来。这时候，马特维·库兹明站在一个小丘上，带着微笑眺望着那在雪光闪烁的田野上升起的赭红的太阳。他斜睨着德国人，并不掩饰讥讽的冷笑。

这是一个宁静而寒冷的早晨，冰雪在滑雪履的重踏下发出了清脆的喀嚓喀嚓的响声。肥大的红胸鸢一边忙碌地啄剥着黑

色的小松果，一边嘹亮地、啾啾唧唧地叫着。就在近处，有一只狗在猜猜吠叫。

“马特维晓得应当怎么办，”老人又重复了一句。

胜利的微笑从他那浓密的胡须中浮现出来，掠过了满是皱纹的面颊，照亮了他那张阴沉的脸。

突然，机枪的清脆的咔咔声打破了寂静。子弹噓噓呼啸，在云母石似的冰块上掀起了一股股的雪柱。枪声的回音在森林中激荡着，浓霜从被惊动的树枝上沙沙地掉落下来。

机枪就在附近，差不多直对着他们发射。滑雪营的士兵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就都满脸惊感地瘫倒在坚硬的冰块上了。机枪不断地向白雪皑皑的平原扫射，从两面用十字交叉的火网压制他们。当德国人清醒过来，刚要向森林中逃窜时，可是自动步枪已经在矮树丛后面呼啸起来了……

士兵们恐怖地绝叫着，他们扔掉滑雪履，深陷在干雪中，在空地上撞来撞去。肮脏破烂的伪装罩袍，盖住了晶莹的冰雪。军官神志恢复后，就向老人猛扑过去。

马特维·库兹明光着头站在小丘上，老远就可以看见他。风吹乱了他的胡须，把他那分披在秃顶两旁的银发吹得飞舞起来。他那眯细的眼睛，显得很年青，在浓密的眉毛下嘲弄地闪着光。他幸灾乐祸地注视着那些象受惊的羊群似的德国人，他们东奔西窜，甚至没有设法防卫自己。

军官护耳帽下的头发气得根根直竖，他用一种无法形容的令人恐怖的目光，瞪着这个神态自若、站在被死神袭击的旷地上的林中老人。随后他猛地一下拔出连发手枪，对准了老人的额角。

马特维·库兹明嘲弄而无畏地对着军官冷笑了一声。

“你想收买老马特维吗？你以为别人都是跟你们一样的吗？法西斯强盗！……”

老人从帽子衬里中掏出一叠百卢布大票，向军官掷去，然后轻蔑地转过身去，背对着手枪。他发现苏军机枪手们怕打着他而不向他站着的小丘扫射。德国兵也看到这一点，都利用小丘作掩护，拚命向森林奔去。有些正在爬越最后几个雪堆，已经快到达可以逃命的森林边缘了。

马特维·库兹明挥动着他那毛茸茸的皮帽，用尽力气喊道，

“孩子们，不要顾惜老马特维，集中火力打呀！别让一条毒蛇跑掉啊！……马特维……”

他的喊声突然中断，哎唷了一声，慢慢地倒了下去。他是被那个德国军官的枪弹击倒的。但是那个军官并没有跑掉，他没有跑上两步，就被一梭子机枪撂倒了。

在远远的沟壑里响起了“乌拉”声，声音越来越响。自动枪手们冲过林边被风掠平的沟沿，在旷地上一边跑，一边射击，追赶着残余的敌人，用扇形的火网扫射他们，赶上去，把他们撂倒在地上，解除他们的武装，然后紧跟着他们留在雪地上的足迹，冲进雪花迷漫的森林中去。老猎人的小孙儿伐夏·库兹明和自动枪手们一块儿追击敌人，他是被祖父派遣，越过战线给苏军报信的。怒冲冲的沙立克紧跟在正在冲锋的战士脚下，在深雪中翻滚着，它狂吠得连气都喘不过来了。突然它停了下来，迷惑地竖起了耳朵。一声凄厉而曳长的号叫划破了森林中传来的厮杀声……

以出产亚麻著名的维利基卢基湖区的黎明集体农庄庄员马特维·库兹明就这样地结束了他那悠长一生的最后一天。

他被埋葬在罗瓦特河的高岸上，葬仪是按照军礼进行的，跟

军官的一样。在那辽阔的、白茫茫的原野中、在冻结了的褐色土地上隆起的新墓上，发出了三声礼炮。

当天晚上，师侦察处长检查了被击毙的敌人的文件，读到了一个德国军官还没有写完的信。这封信，萨克森的威廉·斯坦因工程师是永远也不会收到的了。

一个近卫军的士兵

少校外表看来老练、严谨，象所有真正的军人一样，沉默寡言；但这次他却以毫不掩饰的满意神情，给我讲述这个士兵的故事。

“他还有一个怪脾气，倒不是什么怪脾气，也许是他的特点吧。他见不得一个活的德国鬼子。我并不是夸张……当然罗，我们每一个人跟希特勒，除去公账以外，还有私账可算。他破坏了我们的和平生活，拆散了这一家人的骨肉，毁坏了那一个人的家园，杀死了另外一个人的父亲或弟兄。尤其是你我这些到过解放区，亲眼看见他们骑在我们人民头上所作所为的人，自然，更……不过，这儿却完全是另外一桩事，他一看见德国人，简直在生理上受不了。有一次他们报告我，他在排的伙食房附近排队领汤，正好有人押着俘虏从旁边经过，您知道，我们的人民是不爱记仇的，他们对俘虏直喊：伙计们，仗打完啦！开了好多玩笑，说了各式各样的笑话，有人还给他们面包。可是他面色发白，浑身直抖。^①战士们说：‘你怎么啦！你干吗？’他紧握着两个拳头说：‘谁敢把我们的面包给他们，谁敢！’他咬牙切齿，嘴唇在唧噥着什么，差点儿向俘虏们扑过去。后来，把俘虏押走了，他还是不能平静下来，饭也没有拿就走开了……第二次又发生

了一件大事。他们派他执行特殊勤务——看守德国俘虏。这是谁出的主意，我还没有搞清楚。他跑到班长面前，几乎哭了出来：‘解除我的勤务吧！我干不了！’班长自然这样回答：‘什么，干不了！’站好，把命令重述一遍，……’但是他还是说自己的：‘解除我的勤务吧！我忍受不住，我会把他们都枪毙的，尽管他们是俘虏！’班长勃然大怒：‘我给你点颜色看看，“枪毙”他们，把他押起来！’他被看押起来了，他们解下他的皮带，摘掉他的近卫军符号的时候，他哭得跟泪人儿一样……恰好，这时候我们的政委赶到，干预了这件事，撤销了班长的命令，亲手把符号给他安上，大伙儿好容易才把他安慰好……”

正在这时候，一个尖细的声音在门外问道：

“近卫军少校同志，我可以进来吗？”

“进来，进来，”少校回答，他那受了寒而变得嘶哑的男中音立刻变得有些温和了。

门砰地一声推开了，一团迷蒙的寒气从外面涌了进来，一个笼罩在寒气中的模糊身影，迈着整齐的步伐，在地板上走过来，靴后跟咯噔一碰，举手敬礼说：

“少校同志，近卫军战士西尼斯基遵命报到。”

在一间黑洞洞、只靠唯一仅存的、而且三分之二还用干草堵塞的窗户通光的茅舍的幽暗中，有一个尚未长成的少年站在我们的面前，他全副武装，看来象一个真正的士兵，只是身材要矮上一半左右。他有一张圆圆的、十足孩子气的脸蛋，翘鼻孔，厚嘴唇，红润的面颊上长满了柔软的汗毛。

但是，他身上的一切：他那合身、笔挺的军服，那件用皮带扎得挺结实的军用短皮大衣，那顶斜戴着、戴得十分神气的护耳皮帽，以及他那副紧握着腿旁短小的马枪的样子，都显示出他是